

北京学生

□ 高智

1968年11月,我由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,在甘肃柳园等了两天行李,赶到冷湖五号油矿报到,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。初见沙漠、戈壁、油井、钻机,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兴奋,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的歌曲在脑子里回旋。

这里的石油工人来自天南海北,哪个省的都有,尤其以陕西、四川人居多。在矿区贸易公司里,突然听到纯正的北京腔,感觉格外亲切。回头一看,都是比我小几岁的北京娃,他们比我早到冷湖一年多时间,虽然脸蛋看起来稚嫩,但穿着条棉服、大头鞋,一副老石油的样子。

后来参加宣传队文艺演出和足球比赛,有机会与油矿的北京学生接触。他们大部分在采油队当采油工或修井工,刚来时受王铁人的影响,都想去井队当钻井工人。管调配的干部说,修井和钻井基本上一样,后来才知道,钻井要比修井复杂得多。

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,青海石油管理局前后接收北京来的大学生百余人,北京40所学校初高中学生254人,后者一般被称为“北京学生”。他们给“八百里浩瀚无人烟”的柴达木盆地,带来了生机,带来了教化,带来了文明,带来了希望。

我拉小提琴,又踢足球,凭这两个爱好,交往了油田许多北京学生。我在五号的家成了北京人的聚会地,他们从采油队下来,直奔奔到我家,吃饭、喝酒、侃大山,不亦乐乎。当时吃的多是罐头,有红烧猪肉、午餐肉、烤麸等,油炸花生米和米饭是奢侈品。

谈到北京学生,一定要提及和我接触最多的几个,他们是肖复华、刘勤、李正强、郝玉岩、王宗正、陈岳、杨京琥等。我比他们大四五岁或七八岁,但基本上还算一代人。我们唱着少儿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主题曲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一起回忆北京小吃艾窝窝、驴打滚、豆汁,小时候玩的弹球、拍洋画、斗蛐蛐、过年的二踢脚、窜天猴等,还有京剧、京韵大鼓、前门、大栅栏、国庆游行、看台观礼、足球比赛……大家伙儿纯正的北京口音,京腔口音,有时还带有京骂,真是太过瘾了。

我先后在油矿作业队、压裂队、机泵车间当技术员,在机泵车间两年时间,先后搞了49项技术革新,其中有大型机具、磨缸机、光鼓机、轮胎拆卸机等,被评为油矿劳动模范,第一批评为工程师,调到油矿机动科。

通过油矿主任工程师庞宏伟的关系,我把在采油五队当修井工的肖复华,调到机泵车间当派工员。又过两个月,庞宏伟跟我说:“局总调度长纪树培是从咱们油矿出去的,他说需要一名油矿的人去当调度员,你给推荐一个吧。”我初步考虑两个人选,一个是肖复华,一个是陈岳。后来考虑肖复华的哥哥肖复兴是作家,肖复华去总调可以拓展视野,对他今后的发展有好处,再者我跟肖复华的关系更近些,他就这样去了局总调度室。因为当时正搞甘青藏石油大会战,一切工作以调度为中心,调度室的权力比较大。肖复华从修井工短时间一跃成为“总调大员”,再回到油矿调度室时,颇有些盛气凌人。

肖复华是初中生,后来上了西北大学作家班,我和他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北京。因为许多老作家都纷纷“换笔”了,他却一直没有“换笔”,我打算送给他一个台式电脑。他说用笔才原汁原味,我也无语。我对他期望值很高,希望他能写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,作品有争议没关系。说实话,他的作品我始终没有看完过,因为没有把我吸引住,根本原因是缺乏深度和广度,而且几本书前后有重复,没有产生内心的震撼力。

肖复兴有一篇短文《小酒馆》,写弟弟复华喝酒二三事,略有调侃赞美之意,我对此颇为费解。他在文章中说:“酒真的害了弟弟,刚过61岁,酒就要了他的命。肝胆易倾除酒畔,弟兄难会最天涯。”肖复华是一个性情中人,好像一直为别人活着,很容易受暗示,缺乏独立人格,始终像一个没长大的大男孩。他自称是我的兄弟,并说我可以打他,但我没打过。交往后期,由于他反复说一些没意思的话题,我们的价值观也有些分歧,双方关系就淡漠了。他去世以后,在燕青石油退休基地组织追思会,我没有参加。我经常说不要犯已知的错误,后来反思还不如当初好好揍他几

顿,酒可能就戒了,不会这么早就故去了。我的泪点很低,写到这里,泪水已经落在键盘上了……

刘勤是高中生,当初在北京人大附中时,我高三,他初一。他勤奋好学,睿智严谨,逻辑性强。我俩爱好基本相同,除了足球和音乐,电脑方面也差不多。他做什么事都像模像样,我们是君子之交。我与他没有和肖复华那么多故事,但在五号油矿、局宣传队、足球队一起参加过活动。我拉《新疆之春》《云雀》等小提琴曲,刘勤伴奏,我们到处演出。他在冷湖找对象也征求过我的意见,调回北京后继续来往。2019年2月,中东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油田项目,使用我设计的无游梁抽油机,刘勤参与了部分资料翻译工作。刚开始我邀请他参与,他还不是很情愿,因为他滑雪、打乒乓球、滑旱冰、拉手风琴、弹钢琴等活动很丰富。我说换一个活法,跟我搞一搞石油项目,他就听了我的。

说起刘勤学英语、拉手风琴,还有一段小故事。五号油矿当时只有一台手风琴,开始我们轮流练习,英语也是同时开始学习。学了一段时间后,刘勤这两样都大有长进,后来成为英语老师,手风琴可以拉独奏《骑兵进行曲》,而我这两样水平不如他。不过,我有30个专利证书,他没有这些东西,看来术业有专攻,可以互补的话,我和刘勤会继续合作下去。

上面提到的北京学生,都先后跟我学过小提琴,都在文艺宣传队、足球队一起参加过活动,在各自领域都有所成就。李正强是五号学校校长,陈岳是副校长,他们培养的许多学生考取了名牌大学。郝玉岩励志自强的故事也很多,当初建设赛什腾电视台(冷湖电视台)有功劳,近年在新媒体发了不少关于冷湖的帖子。

我的小提琴老师是中国铁路文工团首席刘铮。在人大附中时,我小提琴练到考音乐学院所有曲目的水平,练习曲是开塞、罗德、克莱策尔、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等。在冷湖跟我学小提琴的,有李正强、郝玉岩、杨京琥、白生龙(冷湖子弟),还有材料库的小季和明凤英的弟弟。杨京琥、白生龙学琴的时间最长,程度也深,白生龙学琴时只有17岁。他们两个长期泡在

我家里,几乎每个星期都来上课。我给他们提供练习曲谱子和小提琴,不计报酬,还倒贴饭钱,在家里“造”,我太太很有意见。后来,他们都当官了,练琴可能给他们的成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

王宗正演胡传魁,我在宣传队拉京胡,整套《沙家浜》《海港》排练演出,有模有样,记忆深刻,难以忘怀。

北京女学生黄喆文,宣传队女一号,个头、扮相姣好,唱段也很好。

北京中学生里,我后来还接触了办企业的奚小明、赵志雄,其中奚小明企业办得很大,可谓卓有成效。

北京学生对青海油田贡献很大,他们聪明伶俐,工作敬业,本性务实,谦虚谨慎,这是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印象。我新近在微信上结识的湖南衡阳人甘建华教授,曾在青海石油报社和冷湖电视台工作多年,现在是学界公认的柴达木文史最权威的专家,按照他的说法:“‘北京学生’是青海油田一个划时代的符号,彻底影响了偏居一隅西北人此前的见识与格局。可以这样说,有没有北京学生,冷湖那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

高智,生于1942年12月7日,北京人。1967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矿场机械专业,翌年分配至青海石油管理局冷湖五号油矿工作。其间大搞技术革新,被评为油矿劳动模范,全局第一批评为工程师。1984年调往中国海洋油田服务公司,获得多项科技创新奖励,获评高级工程师职称。2005年至今,从事塔架式无游梁抽油机、海上采油平台丛式井抽油机、海上油井井内液压抽油机研发,拥有30项专利,参加SY/T 6729-2014、SY/T-2023无游梁式抽油机行业标准起草,是该行业带头人。

江之源 原创
投稿邮箱 gemrbs@163.com